



## 透析的光影： 我眼中的曾董事長

高美內科診所 呂碧鳳 護理師

在透析中心工作也超過 14 年了，我見過無數的腎友。他們來來去去，有的沉默寡言，有的健談風趣，有的選擇與病共處，還有的仍在掙扎與否認接受需長期透析的事實。但直到遇見曾董事長，我才真正理解，病痛面前，即便是鐵打的企業掌舵人，也會柔軟、也會脆弱，也會遇到重生。

### 初見：那位「董事長病人」

曾董事長第一次踏進血液透析室，是個陰雨綿綿的早上。那天的天空灰濛濛的，空氣裡帶著潮濕與沉悶。我還記得那時我正在幫我照護的腎友執行血液透析，當他走進來的瞬間，整個空間彷彿凝結了一秒。他一身乾淨俐落的休閒服，神情緊張，眉頭深鎖，看起來與我們常見的病人有些不一樣。曾董事長不是被家屬攙扶著來的，而是自己走進來，步伐沉穩，動作俐落，卻帶著一種不容侵犯的氣場。那是一種習慣了主導與掌控的人的氣息。我們都知道，這樣的氣場背後，往往藏著不願服輸的驕傲與恐懼。

曾董事長是由區域醫院轉介過來的，轉診單上寫著標準的醫囑：血液透析的方式、檢查報告與轉介摘要。這類病人我們見過不少，但他的神情和舉止，明顯還未與「病人角色」達成心理上的妥協。

當我們上前協助時，他說的第一句是：「我自己來就好。」語氣客氣，卻帶距離。他慢慢拉起自己的衣服，讓我們執行血液透析。當下我心裡想：



這樣一個創業多年、每天處理上百萬業務的董事長級人物，現在卻得受每週三次、每次四小時的透析生活，這當中的心理調適，恐怕比身體的不適還更折磨。

### 第一針：戒備與堅持

如預料中，他的第一針困難重重。人工血管不太配合，加上緊張與戒備，穿刺時他眉頭皺得更深，手指微微顫抖。我試著用輕聲安撫他，他只淡淡地說：「我能忍。」語氣克制，神情內斂。他的眼神飄忽，但仍努力維持理智的鎮定。整個透析過程中，他沒有多說一句話，只是默默看著手機、回信、講電話。偶爾閉眼休息，看不出有任何不適，彷彿透

析不過是例行工作的一部分。血液透析結束後，他站起來時還不忘整理一下服裝，看起來像是要去開會，而不是剛從治療床上下來。我們跟他衛教人工血管的返家照護事項，他只是點點頭說：「知道了。」語畢便轉身離開，乾淨俐落。

### 掙扎、堅強，或只是逞強？

隨著時間推進，我漸漸熟悉了「曾董事長」這號人物。他總是準時到、準時離開，不麻煩人、不訴苦，彷彿透析只是他的行程表中一個固定項目。但久了，我們也看出來，他的身體並不像外表那樣堅強。有一次，他在透析中出現低血壓、頭暈，表情罕見地露出不安與無措。他緊皺眉頭，喃喃說：「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……」語氣中透著些微的不知所措。那天，我幫他檢查針眼是否滲血時，他忽然低聲說了一句：「我有太多事還沒做，不能停。」那一刻，我看著他眼中的無奈與掙扎，突然很想告訴他：曾董事長，您不是只有公司，您還有家人，還有自己。

### 開始轉變的光

漸漸地，我看到他開始改變。他從原本的沉默寡言，開始會主動問我們：「今天數據怎麼樣？最近我飲食還行嗎？有什麼運動可以幫助穩定血壓？」他開始關心自己的身體，學會和「病人身份」和平共處。最令我感動的，是他對人與自己的態度也改變了。他不再是那個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董事長，而是願意敞開心門與我們聊聊天，甚至分享他在國

外透析的經驗、和家人旅遊的趣事。他笑著說：「其實剛開始我也不想接受透析，以為人生就這樣了，但現在，我知道，這讓我慢下來，也活得更清楚。」

### 看見一個人，而不是一個職位

血液透析室，是最能看清一個人脆弱與堅強交界的地方。曾董事長每次來，依舊是一身筆挺的名牌休閒裝，有時手上拿著一本書，有時是文件或 iPad。當他卸下那層氣場，轉而輕聲問我們：「今天脫水幾公斤？要注射紅血球生成素嗎？」我知道，他已經真正接受了這場長跑。有時我們會聊聊生活，他笑說：「原來血液透析護理師不是只有打針抽血、上下機而已，你們真的很重要。」這句話，對我們來說，是最溫暖的肯定。

我也看到他的家人。他太太總是貼心地為他準備適合的點心，透析結束後牽著他的手去量體重；他女兒會一邊幫他撐外套，一邊說著學校裡的小故事。我記得有一次，他輕聲對太太說：「我以前欠你們太多，現在知道什麼才是真的重要。」這些畫面，深深地烙印在我心裡。

### 從等待到重啟

有一天，他踏進透析室，臉上掛著難得的激動神情。他說：「醫院通知我，有配對成功的腎臟了，我要去做移植準備。」那一刻，整個護理站沸騰起來，我們真心為他高興。他不是為了逃離透析，而是為了「活得更好」而努力。幾週後，他從我們的



名單中消失。我們知道，他終於動了手術。之後的半年，我們時常會提起他，總希望他一切安好。

直到某天，一個熟悉的身影又出現在我們面前。他手上提著一盒點心，笑著說：「我沒忘記，是你們陪我撐過最難的那段日子。」那天，我們所有人都笑著，眼眶卻紅了。

## 餘光：記得這樣的「病人」

在透析中心裡，每一位腎友都是一本書。有的讀起來辛苦難懂，有的卻能深深打動人心。而曾董事長，就是那一本封面冷峻、內容厚實、讀完後會令人難以忘懷的書。他教會我們：疾病不是終點，而是另一個起點；脆弱不是恥辱，而是重建連結的契機。現在，每當有新病人來報到，神情迷惘、滿是抗拒時，我都會對他們說：「有位曾先生，曾經也跟你一樣。但他走過來了，而且變得更強壯、更溫柔。」

我們是血液透析護理人員，我們不只是打針、抽血、上下機的技術者。我們是守著這座充滿光影的透析室，看著病人從黑暗走向希望，有時也會問自己：我們在他們的生命裡，究竟是什麼角色？是一個步驟？一個聲音？還是，在他最需要時，那個沒離開的身影？

照護，從來不只是數值和報告，而是讓一個人，願意從「我撐得住」，轉為「我願意好好活」。而

這樣的轉變，正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。曾董事長的故事，成了我心裡那盞不滅的燈，提醒我：每個走進這裡的人，不論身分背景，都同樣需要被理解與陪伴。而我們能做的，就是那份理解的延伸，那份陪伴的起點。所以每次有新腎友走進來，我都會微笑著說：「別擔心，放輕鬆，我們會陪你慢慢來」。